





当你在圣保罗充满田园风光的Vila Anglo Brasileira街区，慢慢走近Doutor Miranda de Azevedo大街时，你已经能远远嗅到一些新鲜而不寻常的气息。这里就是Humberto Campana新工作室的所在地。他与弟弟Fernando Campana一起，他们在布娃娃之类的巴西日常小物件中看到了诗意，并将它们转变为可收集的设计单品。一起工作了40个年头，他们成为巴西设计行业的领军人物，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。因此，去年11月弟弟过世之后，Humberto的独立事业更加引人猜测和期待。

本页：Humberto和他为Galerie Kreo所设计的Fata Morgana镜子对页：工作室的二层——陈列着为Edra设计的Vermelha椅，为Paola Lenti设计的Zoide沙发，为Louis Vuitton设计的Merengue陶器，以及为Giustini Stagetti设计的Abbraccio的扶手椅——加入的玻璃地面让更多光线进入到工作室的一层空间。

尽管两人相差八岁，但看起来却好像双胞胎，让人很难分清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。他们经常被同样的物件打动，尽管他们是在不同时间看到这些东西的；他们也常常思考着同一件事，还经常穿着同样的衣服来到工作室。当房东决定出售原来的工作室时，他们搬到了新的工作室。那是在去年11月，弟弟Fernando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。

Humberto在慢慢接受弟弟离开这一事实的同时，也开始思考新的空间如何给他的独立创作全新的开端。工作室内部天花板很高，空间也很足，一层工作室的植物和设计原型之中，摆放有缝纫机和切割工作台。楼上的冬季花园让整个空间充满了自然光。除了更多的制作空间，Humberto现在也有了更多地方来陈列作品和样品。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，来自Irving Penn、Max Ernst、Kaws、Takashi Murakami、Sebastião Salgado、Jaume Plensa、Wolfgang Tillmans、Pierre Keller和James Turrell等人。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大会议桌，这张桌子由一棵树的树干手工制作而成，周围放着兄弟两人设计的八个不同的座位。

建筑外立面已然透露出改变的痕迹：一块带孔金属板能让自然光线进入曾是汽车修理间的主仓库。此外，Humberto还开了一扇天窗，并在二层使用了玻璃地面，让更多光线到达一层。他还为员工们打造了一些户外空间。但如果就此罢手，可不是Campana的做派。他用有着金属光泽的费列罗巧克力包装纸覆盖了图书馆和接待区，让整个空间闪着金光。这一戏谑和过度的碰撞，也让人联想到他们2012年的Barocco Rococó系列作品。

此前，他们从1992年就开始使用的工作室非常昏暗。当开始寻找新的工作室时，Humberto只有一个明确的要求——他想要一个更明亮、更轻盈的空间。“我马上就70岁了，我们变老的同时，也希望生命里能够少一点沉重。”他说道。毫无疑问，这一转变与他个人和职业生涯紧密相连，但同时也是对巴西混乱政治局势的自然回应。“Bolsonaro当政的四年对我们来说非常艰辛。”他解释说，“我的灵魂受伤了，所以我去种树，试图赶走我所感受到的绝望。这一空间成了我的庙宇，我的疗愈之所。”

工作室的背面有一个大铃铛，Campana在意大利语里是“铃铛”的意思，但这一想法也是为了表明此地为神圣之所。“这里的氛围很有神性。”他说，“我认为自己的职业也是神圣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也会进入到人们的家，他们的庙宇之中。我是个很内向的人。这是我与人交流，讲述关于巴西美好故事的方式。”